

<<天仙配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天仙配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69040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69045

出版时间：2009-1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王安忆

页数：28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天仙配&gt;&gt;

## 前言

短篇小说在我并不是十分适合的体裁，所以当数点排列，发现竟有一百多篇的积累，就感到意外了，不禁要认真检讨写作短篇的经过和得失。

漫漫回想，写作短篇小说大约可划分如此一些阶段——第一个阶段，其实是我写作的起步阶段。和很多写作者一样，短篇小说，尤其写儿童的短篇小说，往往是用来做练习，因内容浅近，篇幅轻巧而比较容易掌握。

我第一篇小说，《谁是未来的中队长》，发表于一九七九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《少年文艺》，六千字数。

在第一次写小说的人来说，这已经是个了不得的工程，根本顾不上结构、布局，单是要编圆一个故事，就很费周折了。

那种三百字一页的格子稿纸，十张三千字，二十张六千字，厚厚的一叠，颇有些份量，相当的成就感了。

在写了几篇六千字以内的儿童小说以后，我尝试写作的第一篇所谓成人小说，《雨，沙沙沙》，也是六千字。

此时，在六千字内，似乎调停自如：开局，展现，高潮，收蓬，多少有些套路，只是不自知罢了。

事实上，这对于我已是个极限，超出这规模，恐怕就不怎么好收拾了。

我说《雨，沙沙沙》是成人小说，从文学的角度，小说也许不能分“儿童”与“成人”，但在具体到个人的写作处境中，这个区别还是有意昧的。

儿童小说中的教育目的不可否认，特别是当我在《儿童时代》杂志社做编辑，去小学校调查、采写、收集意见、组织活动，是我们的日常工作，尽管小说只是业余的写作，但不可避免地，现实的学校生活提供了针对性的主题，这些主题的范围有限，同时和我的个人经验也有一定的距离，从严格意义上说，在我，儿童小说还不能完全算作小说创作，它们更接近于习作。

## <<天仙配>>

### 内容概要

《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卷3：天仙配（1997-2000）》收录了王安忆从1997年到2000年这几年里所有的短篇小说，值得细细阅读，也值得久久珍藏。

《长恨歌》可谓是王安忆泼洒文字的极致，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，而与她的长篇有着显著不同的短篇小说也有另番味道，每个小说每个字都自然地舒缓地滋生出来，没有强求，安静从容，是真性情的流露。

## <<天仙配>>

### 作者简介

王安忆，1954年出生于南京，原籍福建省同安县。

1955年随母移居上海。

1970年到安徽五河插队。

1972年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，任乐队演奏员。

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。

1978年调上海中国福利会《儿童时代》杂志社任编辑。

1980年入中国作协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。

因发表短篇小说《雨，沙沙沙》等雯雯系列小说而引人注目。

1987年调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。

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，上海作协主席，中国作协副主席。

著有短篇小说集《雨，沙沙沙》、《流逝》、《小鲍庄》、《尾声》、《荒山之恋》、《海上繁华梦》、《神圣祭坛》、《乌托邦诗篇》等，长篇小说《69届初中生》、《黄河故道人》、《流水十三章》、《米尼》、《纪实与虚构》、《长恨歌》、《富萍》、《桃之夭夭》、《遍地枭雄》、《启蒙时代》等。

其中《本次列车终冬》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《流逝》、《小鲍庄》分获1981-1982年和1985-1986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，《长恨歌》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，其作品在海内外都有较大影响。

<<天仙配>>

书籍目录

《天仙配》 自序：论长道短 蚌埠 天仙配 千人一面 小东西 杭州 轮渡  
上 聚沙成塔 遗民 大学生 小饭店 酒徒 喜宴 屋顶上的童话 从黑夜出发  
——屋顶上的童话（二） 流星划过天际——屋顶上的童话（三） 纵身一跳——屋顶上的童话  
（四） 剃度——屋顶上的童话（五） 开会 青年突击队 招工 艺人之死 冬天的  
聚会 花园的小红 小邵 王汉芳 陆地上的漂流瓶 伴你同行 比邻而居

## &lt;&lt;天仙配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我们从来不会追究我们所生活的地方的历史。我们追究历史的地方，总是那些与我们无关的，比如旅游地，或者某一处偶然的途经之地。现实的生活占据了我们的注意力，历史显得虚无缥缈，它走不进我们的视线，它是供给闲适的身在事外的心情去追问的。

过了许多年.我从《清史稿》上看到，我插队所在的安徽五河县，在清代是著名的产酒之乡。这才想起满城的酒糟酸气，县城的水泥路上，铺满了厚厚的酒糟，在阳光下发着酵。我从没想过它的来历，迫在眉睫的生计遮住了我的眼睛。

蚌埠这城市的历史，我也不知道。但知道它对于我插队地方的农民们，是一个重要的大码头，它使得孤陋寡闻的农民，变得见多识广了。

无论是多么遥远陌生的地方，由于有了蚌埠，就变得容易了解了。

农民们说：哦，是从蚌埠往北。

或者，从蚌埠往南。

我所来自的上海，农民们在广阔无际的麦田里转了一个圈，便明白了方向：不是从蚌埠上船的吗？那么就是在东边。

他们粗黑的捏锄把的手指在耀眼的阳光下，肯定地一点，上海就有了。

他们中间只有极少数的几个，去过蚌埠，可是每日里，他们都听见来自蚌埠和去往蚌埠的轮船汽笛。

尤其是在远离村庄的农田，由于天地广阔，悠长的汽笛便自由地飘荡过来，早一次，晚一次。船是从大柳巷到蚌埠。

一早从大柳巷出发，傍晚才可到蚌埠，反过来也一样。

五河码头是大柳巷之后的第二站，所以，当汽笛传来时，日头已经高了。

下午呢，日头也还高着，人们都在田里忙着。

当然，这是指天长夜短的春夏季节，冬天就不同了。

假如是下雪天，人们不出工，一日只烧两次锅，大部分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。

偶然的，汽笛也会传进耳里。

于是，雪封的村庄不再是离群索居的了。

往来于蚌埠的船上，午饭供应的是面条和面包。

面条是一角二分...碗，面包八分一个。

面包自然是稀罕物，面条因是机压面，便也稀罕了。

这两件吃食散发着蚌埠的光辉，倘若有人从蚌埠来，是必要问的：喝面条了吗？

吃面包了吗？

其实，面条是寡淡无盐的，面包则是粘牙的，是面焐了，还是面没烤熟。

再加上盈耳的马达声，布满痕迹的水泥地，充斥着蒜韭气的底舱，这就是航程的全部内容。

然而，等船靠岸，叮叮当地下了锚，缆绳在船和码头之间抛去.穿着橡胶防水裤的水手迈着大步走来走去，将码头上的铺板踩得咚咚响，跳板架起来了。

一切准备就绪，铁链解开，人们一涌而出，跳板在脚下有节奏地震颤着。

气氛不觉有些激越，航程中的抑郁扫清了。

从上海回五河，为了搭乘一日一班的轮船，我们必须在凌晨三、四点时抵达蚌埠，再赶往船码头。

这时，整座城市还在黎明前最好睡的时分，石板地上响着我们急促的零落脚步声，使得离家远行更显得凄凉。

由于空气中的煤屑和烟尘，路灯是昏暗和浑浊的，建筑物隐在黑暗之中.偶然有一扇窗户亮着，就像一只暗中洞察的眼睛。

码头售票处是大亮着灯光，却是更加剧了夜的深沉，窗口蜿蜒的长队叫人沮丧，强打精神，终于买了

## &lt;&lt;天仙配&gt;&gt;

票，通过检票口，已经有了淡薄的天光。

电线杆子在晨曦中最鲜明，是平面的线条，有一种早期工业社会的气息。

我似乎从来没有看见过蚌埠码头的全貌，只有一些细节像钉子一样，坚固地扎在心底。

比如跳板的木格底下，滞重的水波。

水是黄绿色的，一股一股地滚动，是稠厚的印象。

此时。

天光初亮。

景物均是苍白的，但是轮廓清晰，人心是一种空明，万念皆休的宁静。

机械地走过跳板，好像是一个自己在看着另一个自己动作。

起锚的叮当总是特别的醒耳，敲击着迟钝的知觉，可也是隔膜的。

几乎所有的航程，我都是坚持在船舷的甲板上度过。

现在，船下的水波呈现扇形，被螺旋桨一股一股推开。

水依然是黄绿的，离清澈差得远呢，但毕竟稀薄了，竟有了些粼粼的波光，因为太阳出来了。

太阳离开了地面，升到了河岸的柳树丛里，船行驶着，一轮火红的太阳跟随着船，穿行在柳行间。

这情景是难得的瑰丽，它缓和心情，使尖锐的悲哀变成了温存的伤感。

于是，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，眼泪涌上眼眶。

这是淮河最富诗情的一刻。

可是转眼间，太阳升上柳树梢，又离开去，到了天空。

没了柳行作参照，看上去，太阳不再紧随船尾，而是停驻的状态。

在强烈光芒的照耀下，一切又都变得苍白了，而且有些脆弱似的。

河水是惨白的，轮船在上面投下薄削的影子。

这条河，很少给我们浪漫情怀。

在黑龙江的知青，喜欢用“北大荒”称呼他们生活过的地方，内蒙的知青则用“草原”的说法，这些名称都流露出抒情的意思。

而我们安徽的知青，从来不用“淮河畔”来叫这个地方，虽然这条河贯穿整个省份。

这是一条枯乏的河，两岸的景色很单调。

位居中游的蚌埠，则以钢铁，水泥，煤烟，给这条河增添了灰暗沉重的颜色。

汽笛在蚌埠铅灰色的屋顶上回荡，与在五河乡间的迂回，效果完全不同。

这汽笛使蚌埠的天空更显得压抑，沉郁。

河流从它脚下经过，步态缓慢，表情呆滞。

火车是从蚌埠的心脏穿过，车轮撞击铁轨，哐当哐当地响，内燃机车头喷吐着黑烟。

还有车头与车厢衔接的那一声，也是斩钉截铁的。

夜半时分，你几乎能看见沉沉欲睡的车厢情景：列车员在走廊间穿行，踢碰着熟睡的旅客的脚，灯光明亮，使人们的倦容更加一目了然，口涎从半张的嘴角缓缓流下。

车从沉睡的城市开过，震动着人们的睡眠，就像一股强劲、粗砺的狂风掠过。

对于我们，车站是和码头一样重要的场所，我们就是为了这，才涉足蚌埠。

否则，为什么呢？

我们和它无亲无缘。

我们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城市的过客。

这城市是我们的中转地。

正与码头给我的印象相反，铁路总是以全貌进入视线，细节是不存在的。

我似乎总是站在一个类似旱桥的高处，俯瞰铁路。

它们像一束钢丝，有时捏紧一把，又有时撒开来，各向各处，然后再捏紧了。

甚至交错纠集，之后还是漫地撒开。

我看它看得不很真切，与它之间隔着厚厚的煤烟，煤烟蒙住了钢铁的光亮。

烟尘弥漫中，养路工，检修工在铁轨上跨来跨去，用锤子击打钢轨，声音却被风吹散了。

<<天仙配>>

好像是无声无息，又好像是被一个巨大的轰鸣笼罩了，声响被压住了。  
前方是迷蒙的，铁轨就交织着分散着消失在那里。



<<天仙配>>

编辑推荐

《王安忆短篇小说编年卷3：天仙配（1997-2000）》是作者的短篇小说集。

短篇小说在我的写作里，特别地突出了文体的挑战，它使文体变成显学。

由于先天上的与它有隔阂，就更可客观对待。

它并不是我写作的主要部分。

有时候，它似乎是作为反证存在，反证出什么不是短篇，而什么是中篇和长篇。

由于对文体的自觉性，难免会有匠气，那是伤小说之身的。

可不管怎么样，也是一个字本个字定下的手工活，到底流露的是真性情；集起来这么一堆，也是一堆真岁月。

这就又离开了文本的话题，是渡过我三十年写作的一条河。

——王安忆

<<天仙配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